

光海君日記

第十七之八

o>48767
no.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6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攝影 8.9.5

辛亥

光海君日記卷第三十七

三年三十九年正月丙子寅政院啓曰今日望
朔禮臺諫時未肅拜時刻差退何如傳曰望

朔禮不可晚也臺諫速為肅

拜○甲辰傳曰今日看品表裏升簾品劣不合享上之儀色官

貟察之○以趙識為掌令○丁未判中樞府事奇自獻辭歸傳

曰內出臘藥賜給○戊申司憲府啓曰近來齎賞太濫倅門日

聞識者之寒心久矣副護軍李昌庭雖有治績以縣監至授堂

上重加物情皆以為未便請命改正近年以來大小官歸覲掃

墳之行皆有給馬之命非但驛路殘弊官馬非私行所可應用

請自今非公事勿給官馬右通禮為左通禮然後始計其仕此

實祖宗朝金石之典行司正金元祿以右通禮並蒙非常之

恩命物情深為未便請命改正答曰李昌庭金元祿參酌加資

勿為煩論驛馬事照例給之何妨不允○以吳清為獻納金壽

賢為校理趙翼為修撰○己酉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祿

加資改正後由人勿為給馬答曰李昌庭治績之著前後非一

金元祿老成之人奔走久勞一資之加實非濫矣勿為煩執給

馬事當參酌定式焉○左議政李恒福六度呈辭答曰卿有若
貞之義無可退之嫌惟願端起以答蒼生之望也卿勿更辭予
言不再○司諫院啓曰海州牧使李慎儀以一謹官治無異等
之效只以虛名主受堂上重加物情駭異請命改正答曰李慎
儀功勞極著一資何惜不允○庚戌司諫院連啓請海州牧使
李慎儀加資改正答曰已諭不允○司憲府連啓李昌庭金允
祿加資改正答曰已諭不允○辛亥政院啓曰初八日臺諫所
啓給馬事參酌定式事命下矣故稟傳曰先朝寧臣從臣給
馬規例考出高啓○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加資改正答曰不
允○司憲府連啓請李昌庭金允祿加資改正答曰不允○備
選司啓曰有旨司諫院啓辭歸牌停罷事聞于大臣以啓矣臣
元翼之意久在病中自設此法以後未知利病如何近日聞見
則外方之人未嘗初頴驛援而今則各官成丹樂盡完了頸縮
心渙散之時有益於國家大矣臣德馨之意歸牌之法其在
太宗朝行之三年而罷以 祖宗朝紀綱方張之時而終不得

久行者蓋以人人皆被拘束此非久遠可行之事况以今日人情事勢雖於强行前日再入道中伏承下詢每以甲乙之論陳達其事勢矣近聞羣議則各道郡邑已盡成丹燈授之端亦漸寢息人言嶺南多流民尤難行此法流民遷徙墟里盡空頃日嶺南內犯等來說流移遷徙之患未知他道有之而卒道則不至大擾成丹已盡愁瘠及聞過限改事目之奇皆謂高麗公事三日而已此法必不得成矣多有慨嘆者云嶺南如此則他道可以類推今若遽爾停罷則國家大號令終為奸民甘心竊笑之資其於事體大為未安臣承勲之意初見號牌事目極其細密繫人手足不得自由臣慮其不便於民情而必有騷擾之患也其後事目之不便者幾盡變更而民情亦已定矣大事盡成而為浮言所動遽爾停罷則臣竊恐此後雖有大舉措終不得施設而無以維持國體矣臣領斷然行之勿疑臣喜壽之意深慮我國立法謀之不能耐久當此大亂之餘宜用靜而不宜用作加以人心世道日漸流薄雖有良法善政必致畢竟沮撓而壞之况號牌一事不便於閑遊自行自止之徒恐不得無弊遂

行矣幸而今者頃緒已成只待
佩之日而不意有此傳羅之
議都下人情莫不驚恠國家舉措豈容如是為之也此而可羅
則今後朝廷號令一切不能見信於民經亂二十年朝家設施
未有一二着實之事而惟此號牌一事大有益於國家新然行
之不容已也臣應寅之意與元翼無異云臣等參商羣議反覆
籌度昔朱子在漳州閩田役不均貧民偏苦將正經界謂必可
行之利三必不可行之弊一所謂不可行之弊者慮奸民猾吏
煽起浮言而朝廷士大夫為其說所動矣其後失業之民羣起
為盜果有上書誣訛者朱子貽書留正縷縷陳辨夫以朱子之
大賢欲以正田役而不勝奸猾之口今此國家之號牌非止一
縣之經界則其恐動訛斥何足哉孔子曰為政不患寡而患
不均民役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軍政日紊而羸卒偏苦徭役
日繁而殘戶獨勞軍民愁歎而豪富之徒一不應公家之役終
丁隱戶或倍於平日應役之數如此之徒順便處置依事目收
布如步兵之用則可以裕國用可以紓民力其為國家利益宣

不大哉國家百事盡不為使民如郊獸野鹿而任其自處如上古之時則可矣如其不然以今之事勢偏侵貧民每右奸猾而欲人心之不離而已難矣殘民之惡雖以上聞奸猾之言易惑羣聽自古皆然惟在當事者不賄於浮議而善處耳朱子有訓人之常情惡勞喜逸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之驅猛獸之時想必必有不樂者且看漢高帝初定天下徙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若使禹益周公漢帝當羣議之際不深擇利害之實則此等大事何以得成就乎言官啓辭有云謀之不臧怨歸於上至以斬自寢衷為請臣等見此言不勝竦然寒心凡事當觀利害而已苟無益而有害則雖十易之亦可經年譏究又何拘乎今此之事有大益於國而無雜處之患敬候睿裁傳曰待左相出仕後並收議處之○以曹倬為承政院右承旨李好信為左副承旨李志完為右副承旨吳百齡為同副承旨尹孝先為大司成李顯英為獻納金光煜為正言柳忠立為注書○壬子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加資政正荅曰當初已為參酌施賞今不可還收勿為煩執○司憲齋連啓請李昌庭金元祿加資

改正又啓捧承傳因人事體至嚴為有司者但當按法治之不可有所操縱吳允倫乃啓下因推者而刑曹叅判尹安性敢以隣居之故私自放送其蔑法徇私之罪大矣請令罷職崇德家賢有國之先務先賢後裔忠臣清白吏子孫及林下藏修學行卓異者請令詒曹為先錄用一以清仕路一以扶世道荅曰李昌庭金元祐當初叅酌加資今不可還收勿為煩執尹安性已為推考何必更論不允錄用事依啓○嘉禮都監啓曰王世子嘉禮時親迎之禮以禮文之意見之則當行於嬪氏本家而聞祖宗朝舊例必就太平館行禮云事係重大請考出實錄使有經據傳曰允嘉禮時應行節目並詳考謄書以入○癸丑左議政李恒福七度呈辭答曰予意前已盡諭况今體察軍務封陵政李恒福七度呈辭答曰予意前已盡諭況今體察軍務封陵始後一日為急宜勿更辭謗理勉出以副予懷○傳曰楊麻兩大人為我國勸勉之意如是動懇而我國別無施措成效玩悞告示急速下示于釜山等處示諭于倭奴○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加資改正答曰不可從也勿為煩執○司憲府連啓請李

昌庭金元祿加資改正尹安性罷職荅曰加資不可還收尹安性違差○領議政李德馨曰老父病重乞解職徃赦荅曰知卿又有親病深用驚慮目今國家多事而左相在告卿有色憂決意徃覲予罔知收濟情私切迫勢不可顧義安心勿辭好為徃還仍傳曰相當藥給送○甲寅司諫院連啓請李慎儀加資改正答曰已諭休煩是後連啓竟不從○司憲府連啓李昌庭金元祿加資請改正答曰已諭○乙卯司諫院啓曰忠州牧使張世哲為人苛妄處事顛倒加以濫用刑杖積失人心請命罷職荅曰依啓○平安兵使柳旂中風病重傳曰柳旂長在邊塞盡瘁國事今聞病重極為嗟惜擇送名醫賚藥物意徃赦○丁巳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柳旂病勢如此其旣重雖或生全而中風非如尋常疾恙之比恐不得快差於時月之間勢難帶病察任况已經狃期設使無病以旌長責重任當此待變方急之時不可不違差敢啓傳曰依啓平安兵使可合入本司典都體察使同議箇薦○己未左議政李恒福上劄辭職荅曰省劄具悉卿意良用慰悅但陵後之始必待卿之親審拂牌之議欲與卿等

面講宜勿更辭速為出仕以濟國事○辛酉水原地震○備邊
司啓曰平安兵使之任元來甚重而十分恰當之人誠難得之
耳少有將來者或不無其人而必須踐歷多而可堪彈壓者然
後乃可差遣故臣等反覆商量乃以此四人薦啓李時言則職
秩太高在此亦受重任而西方之事尤甚緊急觀察使既兼巡
察則兵使職秩高下非所可論且此人曾經是任熟諳西事無
踰於此乃敢為首薦傳曰目今西方專閫為任極重居首薦者
曾經此任威望素著所當差遣而但都下無大將不可差遣成
佑吉頃年立功北闕聲名必聞於虜中以此人差送何如更向
于都體察使以啓○備邊司啓曰問于都體察使則云柳折一
身擔當夙夜盡心其所布置之事極多一朝代以他手盡將渙
散機闈甚重臣之愚意非張晚雄濬緊收殺晚新自北來獨貢
可矜然此機闈所係不敢言私北兵使亦難派外長留此在朝
廷留意處置云矣傳曰知道○以李廷黼為舍人吳允謙為承
旨朴震元為刑曹參判鄭彥宏為注書韓纘男為禮曹正郎崔
有源為史曹參議李爾瞻為兵曹參知李貴為忠州牧使傳曰

同知張曉平安兵使除授○壬戌備邊司啓曰有旨兩西沿海各處募民設屯事目啓下判付內叢遣郎廳極擇以送俾無弊端矣當初以司果崔硯諳熟奉道事情且多誠懇故臣等既已議擇啓下今當叢送矣第念南方節早農月已迫今年屯作恐不可及而募聚信民心審海防一日為急請一二日內叢送傳曰知道○左議政李恒福八度呈辭荅曰目今扈園之孔棘國家之多事豈待予言而知之卿宜勿為更辭體予至意斯速出仕以濟時艱○癸亥政院啓曰咸鏡道儒生試題當自京下送科次論賞請大提學命招出題傳曰允○甲子備邊司啓曰申飭舟師之事一日為急春汛漸迫尤不容少緩張曉受命既久跋行且有日而今者移授西方之任其代所當以本司堂上中差遣而或方受重任不可出外或年衰不任遠行行護軍姜識有才局曾在南虜諳委舟師利病可以料理此事司堂上差下使之向信從速叢行為當敎啓傳曰備邊司堂上盡為高啓落點以送○司憲府啓曰當此春農方緊之日守令遠易弊甚不貲非有不得已之事則不可輕易遷動忠州牧使李貴以

肅川府使一色之務措置未久移授他邑非但西方蕩敗之地
將無以收拾兩邑之間相距絕遠迎送之弊比他為甚請李貴
仍任答曰依啓○傳曰今下龍飛御天歌校印後還入○乙丑
以黃海道推考啟差官延安因弑主罪人金伊在延安書狀傳曰
以奴弑主綱常大壞此而綱漏則倫紀斂絕將無以為國在述
諸賊各別跟捕雜在他道嚴塞移文期於必得以正典刑守令
方伯如不用意則難免其責此意並行會申飭○左議政李恒
福九度呈辭答曰不幸予在病中飲相有色憂惄省而陵後將
始還報又至予中夜不寐因知攸濟卿於此時有一切辭退之
計大臣緒國之意恐不可若是也宣念予憂惶之意幡然猛起
以副羣望○禁府金直哉事干金德武供辭入啓判付內吏議
大臣○丁卯水原地震○同憲府啓曰京城十里之外乃城中
士民撫採之地而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山林川澤之利盡
地方一一禁斷門薩官箇滿以次陞遷自有規例而近年以來
奉下別坐箇付司果陞出六品事甚未便今後奉下別坐箇滿

置簿者一後置簿先後無清越次遷轉以杜躁進之習都城內外之山設官禁伐其法至嚴而經亂以後禁防踈漏斧斤相尋若彼濯濯所見埋沒諸漢城府堂上並推考荅曰依啓○夜一更東西北三方有赤氣狀如火炬者五良久乃滅○戊辰傳曰奉慈殿進母寢時題主官加資諱王丹官諱謚丹官諱寢官大祝各賜半熟馬一疋其餘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京畿監司狀啓請罷羽寧郡守申應架傳曰竊付京職○以申應架為工曹參議朴昌賢為弘文校理

光海君日記卷第三十七

光海君日記卷第三十八

二月朔辛未○壬申司果崔覲上疏條陳舟師利害請停不急之務以省浮費專力防備啓下備局議處○右贊成鄭仁弘上劄辭職答曰省卿劄辭深用缺然卿以大老不為憮然一起使予利見則邦國之珍瘁必矣卿宜力疾登上肩輿上來以副予側席之望仍傳曰鄭仁弘以國之大老又進新病林下醫藥必難遣內醫責相當藥往救○傳曰壬辰以後忠孝義烈之行何限玉堂以事係重大遷延不勘已至二十年之久歲月逾久事跡逾堙豈不可惜遂速啓下刊頌以為勸勵○癸酉備邊司兩南舟師勾管堂上李時叅啓下○傳曰進豐呈時應行節目必多儀註先為繕寫講定預習○甲戌答左議政李恒福十一度呈辭曰雖百千上而斷無許退之理相持日久致曠國事卿何固我宜勿更辭出而輔予○乙亥司憲府啓曰閫外之臣任也臣等伏見慶尚道左兵使李廷魁狀啓各邑守令措巡審一道擇其尤異者而廢之察其最下者而治之乃其

備軍餉器械之數甚為零星不合廉獎而猥濫馳召敷請
廉叙者至於八人其他列邑無一人請罪者事甚無理請
李廷彪推考不從○丙子司憲府連啓李廷彪推考答曰
已諭不允○丁丑司憲府連啓李廷彪推考事從之○傳
曰赴京使臣以朝服入參帝庭事奏請如何議大臣處之
○戊寅兵曹叅判李時夔上劄請令廟堂指授舟師料理
○己卯因忠清監司狀啓復設懷仁平澤二縣豈民願也
○答左議政李恒福十三度呈辭曰予意諭之已盡宜勿
更辭斯速出仕○傳于平安兵使張晚曰西邊緩急悉委
於卿卿徃欽哉以壯國勢至於修繕守禦之策在卿相時
善應予不復一二今下戎器甲冑鈞戟鎗鎗鉢頭宜以
備戰用烏銃弓子長斤箭並賣去試才賞格以為激勸之
地予適有病彌留不差未得面諭此意知悉○以姜翼文
為正言金光煜為副修撰宋諄為吏曹叅判李德潤為吏
曹叅議吳億齡為弘文提學朴奐叙為副提學○庚辰大
司憲李尚毅執義李惺掌令趙灝尹重三持平柳希夔啓

曰行護軍李昌庭以縣令陞堂上此實前所未有之事所當力爭以期回天而循例論執遽爾停止外議詳然逾久逾激臣等不能隨事盡言之失大矣不可仍冒請命罷斥持平李焞亦以此引避答曰勿辭○司憲府啓曰行護軍李昌庭雖有可廢之治績豈無當施之賞典而以從六品官遞陞堂上重加爵賞之濫未有甚於此者前日洪瑞龍李義傳俱以善治特陞堂上因臺諫啓辭旋即改正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義至今傳誦何獨於昌庭有所偏施乎惟門一開其弊難防群情之久而逾激者此也李昌庭加資請命改正答曰不允之意前已諭之毋庸更論○辛巳備邊司啓曰有旨北兵使廣薦矣問于都體使李恒福以為北閩之任此時尤為緊重既知如此故前年秋間嘗於道中已達此意不得已以李時彥李箕賓等為言此外本道守令中雖有一二可稱之人而職次不適恐難拔薦之意並為啓達矣今有廣薦之教如不得已則前日本司所薦成佑吉又如金應瑞鄭沆等職次相當而第未知人望如

何此在本公司詳加籌度去取云臣等竊念此時北兵使為
任極重實是關防成敗所係須得勇略人望俱備者差遣
相當及方為閫帥者若干人別單書啓李箕賓固是應薦
之人而方守絕海重鎮勢難趨時出未故姑為不舉之意
敢此並啓傳曰若以李時彥差遣北兵使則留都大將誰
可任者商量以啓○傳曰外方進上乃藩臣享上禮也昔
楚子包茅不貢齊桓聲罪致討非貴其物以義為重也濟
州各邑薦新之果尚不封進則諸殿進上尚何云云哉藩
臣不敬之罪不可不懲所當拿問今姑貸之濟州官吏並
各別推考以警其慢習○司諫尹讓啓曰近安弑主罪人
等今將推鞫而臣父壽民前任府使初推及初檢時推官
也今此捧招推閱之時必有拘碍之嫌而本院同僚或受
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出仕○壬午政院啓曰自前內局提
調與典獄衙門不為相兼矣右議政沈喜壽以內局都提

調有委官之命委官與刑獄官事體不同而方此問安議
藥之時似有相妨之事委官進玄事何以為之答曰委官
事體重大而內局既有他提調且予釐不至大段以右相
仍為之○答左議政十四度呈辭曰相臣重任未可輕辭
宜勿過謙安心出仕勉副予望○大司憲李尚毅執義李
惺掌令趙灤尹重三持平李焞柳希姁因事避嫌並遁○
癸未偹邊司啓曰都監大將為任亦重須得宿將有威望
之人差委鎮守而如李時言秩高有名望者實所難得邊
應星最為可合而方據京畿重任在京之類則具思稷成
祐吉亦其次也惟在自上酌定器使耳傳曰李時言北兵
使除擾邊應星適授大將○以鄭賜湖為大司憲鄭豈為
執義李穡崔東式為掌令李濱朴汝樞為持平南以後為
正言張維為注書柳希姁為副校理李時言為北兵使趙
挺為判尹○甲申傳曰錦溪君朴東亮三年守陵繕服私
喪無事脫衰予用喜悅賜虎皮一張以表予意○傳曰領
相以親病在外日久目今時氣向和其病必已差愈國事

孔難邊情叵測而大臣皆不在位經理予於病中罔知攸
為宜體予至意速為上京事遣史官敦諭○荅左議政李
恒福呈辭曰大臣當與國家休戚是同其進退何可自由
昔召公告歸周公請留尚回其意共貞國事况予寡昧倚
毗方篤卿意不回予甚慙覲卿宜深諒予情毋庸更辭速
為出仕○乙酉傳曰今觀謝恩使書狀世子冕服據例奏
請斷不可已也別遣使臣具奏以請○傳曰降勅賜物
皇恩罔極謝恩規例查考舉行○戶曹判書黃慎上劄辭
職荅曰卿當國計板蕩之時勤勞累年拮据繡縫使國事
無缺予常嘉歎今日度支之任非卿不可雖有疾病調理
以出更加盡心國事○司諫院啓曰樂安郡守鄭宗溟姦
臣澈之子也先王深惡而痛斥之至以姦種為教而今
齒衣冠之列得受臨民之官物情莫不駭惋請命削去仕
版荅曰鄭宗溟豈至於永廢乎如是啓之適差○丙戌禮
曹啓曰降勅謝恩前例或有別遣之時或無行於節使
今則前頭節行不遠以聖節使兼謝恩使而送似當

世子冕服在景泰元年亦因本國奏請而賜給則亦當據此奏請依聖教遣使具奏極為允當令吏曹差出使臣文書方物等事預為磨鍊事知委何如傳曰允○備邊司啓曰問于都體察使則

李時叢時
王問仍帶行

為體察副使

局及都

體察副使

南下

使以為體察之任雖正使亦不急緊副使尤閑慢仍帶往還不至大妨云臣等竊念此時西北之憂日急一日在此料理不可無主管之人都體察久未行公副使又為南下則其還來遲速亦未可期而付諸新手必有踈虞之患今此左相之意必不以此事為已任故未敢請留幕下而其

實有大不然者大抵李時叢既已受命今欲下去一番巡歷亦出於職分之當然但大舉復設與否待大臣齊會商議然後乃可着落而崔覲今既下去亦必看審形止具由馳啓矣議未停當之前只為點閱見存舟師若干隻而遽爾下去恐無所益敢啓傳曰令本司議處○傳曰左相既任都體察使又管封陵大役加以國事孔艱機務甚多此時引入辭章日至予罔知攸濟大臣與國同休戚在太平

尚然何況今日乎宜體予至意亟出經理事遣承旨敦諭
○同副承旨書啓左議政處敦諭則明日出仕云矣○司
憲府連啓李昌庭改正事答曰李昌庭善治之績屢啓累
聞加資非濫不允○丁未左議政李恒福出仕傳曰聞卿
出仕不啻若披雲霧而覩赤日也予於病中深用慰喜近
當利見商議軍國機務予重患寒疾今則向差而餘瘡彌
留尚未視事以此為悶鬱耳○戊子戶曹判書黃慎辭同
知春秋許之○己丑禮曹啓曰有旨祖宗舊例進豐呈時
內外命婦同參進爵本曹更加商議磨鍊以啓矣祖宗朝
舊例今無儀軌可據而以常情度之則若內命婦翁主王
子君夫人雖或以家人禮同參入侍容有可諉至於外廷
士大夫之妻則混雜於自上侍宴之際坐次禮節非徒種
種難便揆諸事體亦有所不敢者此是莫重之禮不可自
詆曹容易擅定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領府事
尹承勲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為進豐呈之儀既不載於
禮文又無祖宗朝儀軌之可據如許大禮難以臆意率爾

酌定但自上為慈殿設此大宴自上與王世子行禮之時
先入進退內外命婦繙進侍宴情禮未妥欲使內外命婦
同參進酌則排宴處所即是書廳雖面面補階扶突難容
將不成摸樣竊恐臨時大有所虧損也無已則移設新闕
以成大禮此亦不可則依 宣廟朝舊例後簡行宴似無
損於為慈殿致悅之誠孝也伏惟上裁左議政李恒福以
為此等禮節難以臆定當有所據而無文可徵論以古禮
則內外命婦得與同參未為不可古今異宜不惟地勢事
亦必有難便者祖宗朝若果有同參之例翁主進爵時命
婦降立于兩階之間以待卒事還復入侍差近云矣此亦
臆定難以為據惟在聖裁右議政沈喜壽以為進豐呈一
事在平時亦所罕有內間行禮之節非外人所與知而祖
宗朝舊例尤無得聞之路不敢以臆意妄有所陳第念貴
賤公私雖有上下之分而其情禮則不甚相遠姑以士大
夫家事言之安有內廳未設宴之前主人先行壽親之禮
而罷出然後主婦率女客始為設宴獻壽之理哉祖宗朝

主上進爵時內外命婦同忝侍宴之說誠為得宜而今者
詒曺無儀軌前例之可據排宴處所極狹窄無形樣內命
婦猶可也至於士大夫之妻雖有君臣分義似不較並與
於家人父子之禮其坐次儀節俱有所碍不得不以混雜
侍宴種種難便為言矣然此則節目之小者也竊伏聞詒
官之言則所謂書廳政是私家間架制度甚狹雖加三面
補階許多床卓安排之際中宮殿坐亦當在簷楹之外揆
之事體豈非無理之甚未安之大者乎大抵今日國勢決
非進豐呈之時而自上年下令措置實出於致悅無方之
誠孝則固難一朝中止而若改以曲宴為名許多內命婦
入侍從簡設行亦足以盡宮庭之歡愉而無難處之禮節
矣若以為大事實難屢舉今不可不舉豐呈之禮云則亦
當移御新闕如法行之然後庶免有苟且之患伏推上裁
大臣之議如此敍啓傳曰待移御後依舊例備禮設行○
以朴東說為大司成柳浦為宗簿正鄭協為同知春秋鄭
蘊為兼說書尹昉為慶尚道兼觀察使王問于備局諸臣

而特授之也。○庚寅傳曰奏請使差出事啓下已久何不舉行乎速為差出。○政院啓曰禮曹以進豐呈事大臣以議入啓則以待移御後偹禮設行為教移御一事下情顥望逾久逾深相臣臺諫累有陳請而尚未知移御正期莫不以為悶鬱今承聖教群情胥悅行宮淺露卑湫不合久御之狀豈獨進豐一事而止哉凡事苟簡不成模樣今若移御法宮以正南面之治而進享慈殿大禮亦無欠缺此實恢復之一大殿事誠為感幸第念進豐呈吉日已定於三月二十七日須於此前移御然後豐呈莫大之禮可以及時舉行移御吉日亦在於同月十三日日期不遠移御時諸事不可不預為措備敢以此稟答曰進豐呈退行於秋間其前當為移御姑待之日期從當下教。○辛卯忠清道觀察使鄭暉以病辭職許之。○癸巳正言南以後啓曰臣頃日忝於前樂安郡守鄭宗溟論啓之時論議重數請以削去仕版只蒙遞差之命而論之翌日因循遽爾停啓簡通臣亦從之矣厥後物議譁然以既加重論旋即停啓

為非疲軟不職論事無據之失臣固難免且臣以武科一
所監試官去二十日早朝馳往試所時路逢吏曹判書李
廷龜妄意以為未復命者似與常仕者有別下馬回避非
便直過而去至被下人知家以臣不識事體損失臺諫體
貌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姜翼文啓曰在
己丑逆變之起也奸臣鄭澈秉機搆搆戕殺士流極其狼
藉頃者鄭宗溟樂安之除去於政目之間吁當時冤死之
人尚未蒙伸雪之需澤而反膺百里之重寄有若無罪者
然允有血氣孰不駭惋嫉惡之性臣亦同賦脩席公言不
謀相協啓之以削去仕版而只賜遜差之命則固當再啓
三啓期回天聽而脩議以既已命逾公論亦行矣科舉且
迫瀆擾還似未妥臣意亦以為然遽爾停止今者非但物
議譁然進退無據臣實自知臣以塵泥蹤跡愚魯無狀昧
昧於朝端論事之體致有顛錯一至於此其疲軟不職之
罪大矣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司憲府連啓李
昌庭賞加改正事答曰已諭不允○甲午持平李溟啓曰

頃日諫院之論啓鄭宗溟實出於公共之論而一啓而停致有物議且以一體之地亦無糾正之舉並以為非臣何敢齦然仍冒請命遂升答曰勿辭退待○乙未弘文館劄子請正言南以後姜翼文適差持平李溟出仕答曰依啓○司憲府連啓李昌庭金基命加資改正事答曰不允○司諫尹讓啓曰臣頃日參於鄭宗溟論啓之時論議重叢至請削玄仕叛而未得蒙允則所當連啓而臣妄意既命適差公論亦已行矣科舉只滿一日恐或有騷擾之事通議脩中而停啓矣今者同脩以此引嫌見適論事顛錯致有物議專由於臣請命罷斥答曰勿辭退待○執義鄭峈啓曰頃日以鄭宗溟復官一事公論重叢於諫院一啓之後旋即停止其於論事之際似果顛錯臣入試場雖未知外議之何如而昨見同脩引嫌之事以一體之地不能糾正為非云臣之所失惟均請斥臣職答曰勿辭○丙申禮曹啓曰以使臣章服事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領府事尹承勲右議政沈喜壽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為我

國朝貢使臣服章服行事多歷年紀彼此耳目皆習熟別無大段虧損之事今者移咨禮部而所答如此至以集禮會典兩書異同先後為言指塞甚力雖復奏請亦必以此意覆題恐不必率爾瀆擾伏惟上裁左議政以為服之不齊無大害禮使臣臨時言之猶可至以國事辨之則太狎又至於奏請尤為未安外國事體當主嚴敬伏惟上裁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知道姑徐之○府前啓李昌庭加資改正事答曰治績表著累度陞聞一資之加不至濫矣論執已久休煩為宜○掌令崔東式啓曰頃日諫院以鄭宗溟復官一事論議重裘至請削去仕版而一啓之後旋即停止矣其於言事之體果似顛錯臣等俱入試場雖未知外議之何如而同僚既以一體之地不能糾正引嫌則臣等何敢晏然仍冒請通臣等之職答曰勿辭○以韓仁秋○丁酉大司憲鄭賜湖啓曰己丑治獄之事無論細大實皆歸罪於鄭澈不無其寃况罰不及嗣古今通義而宗

溟身無罪惡只坐於其父廢錮二十年今始除一守令少無傷損於國體頃日諫院之論義於意慮之外得無過於已甚乎然此乃出於一時之激義而得蒙遍命不遠旋停未為不可而物議之強以為非亦未可曉也至於一體言地不能糾正之失臣固難免曾忝銓曹既忝於宗溟擬授之政前後為失不一而足決不可仍冒請命遍弁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尹讓啓曰本院頃以鄭宗溟論啓重義而只命遞差之後旋即停啓之故被弁玉堂而至於簡通將欲駁正而中止玉堂公論所在臣雖無狀所職則言責也寧有被弁玉堂而覲顏行公之理乎且若以啓辭過重而為非則當初首坐參論者臣也若以停啓太處而為非則翌日先義簡通者亦臣也以彼以此臣之所失比同僚為尤重而強請出仕臣實愚昧未曉其意反覆思惟決不可就職請命罷弁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大司諫辛慶晉啓曰臣於昨日處置司諫尹讓之時妄意以為鄭宗溟枉被及嗣之罰廣棄至於二十年之久始得南荒一

官旋不得保而追舉先朝不施之典必欲永痼於聖世諫院之啓豈不得已甚科舉臨頭慮其騷擾先自通議旋即停啓初非大段顛錯之失故敢請出仕今見尹讓再避之辭臣之處置乖當之失在所難免請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司憲府連啓李昌庭賞加改正事答曰已諭○戊戌大司憲鄭賜湖執義鄭峩掌令崔東式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得罪言地惟日避嫌瀆擾靜攝誠不勝惶恐今者諫院見在之貞俱避本府當處置而但諫院論鄭宗溟之時既被以一體言官不能糾正之卉今不可處置於其間請命遙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弘文館荀子請大司諫辛慶晉司諫尹讓遞差大司憲以下出仕答曰依啓時柳希
曹以宗溟久廢為寃試擬外補雖論議鋒生旋止不竟者以柳氏故也○已亥司憲府連啓金基命李昌庭賞加改正事答曰李昌庭之必欲改正未知其意而事已支離依啓金基命照例施賞一資不濫予意已諭何至相持如是不允○庚子以李甫瞻為副提學崔有源為大司諫柳穡為司諫蘇光震為掌令徐景兩為

獻納鄭弘翼為弼善柳澗為叅知李顯英為副修撰

光海君日記卷第三十八

卷之二十一

增補通鑑綱目

(B)
732.55
4724
[v.17]
no.9
0248767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京城府蘆葉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B)
732.55
4724
[v.17]
no.9